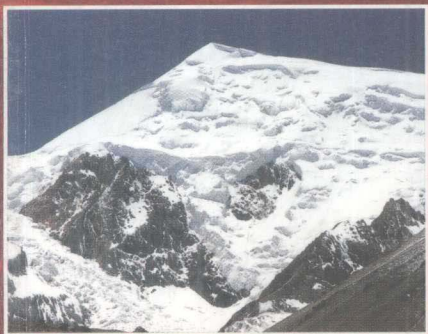


独行西部

总是梦见一座雪山
雪山下站着一位老得不能再老的老阿妈
她发出了一声地老天荒般的呼唤
来吧，我的孩子，来看看你的阿尼玛卿大雪山吧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山神
我只是知道，这是我的命中注定
我必须上路了



独去青海

彭懿 著



独行西部

独去青海

彭懿 著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去青海 / 彭懿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221-07891-9

I. 独… II. 彭…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3702 号

独去青海 彭懿 著

出版人	曹维琼
策划	远流经典文化
执行策划	颜小鹬 李奇峰
责任编辑	杜培斌 沈梦溪
设计制作	曾念
出版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电话	010-85805785 (编辑部) 0851-6828477 (发行部)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8年1月第一版
印次	2008年1月第一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0mm×210mm 1/32
印张	4
书号	ISBN 978-7-221-07891-9/I·1610
定价	16.50元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彭 懿

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这样两行字：

一个命中注定的旅人

一个徘徊在人妖之间的幻想小说作家

他是一位幻想小说作家，他写幽灵，写妖孽，写大树成精，写那些在现实世界中从未发生过的凄美而又耸人听闻的故事。他说只要他闭上眼，现实世界的人、声音就会遽然遁去，梦魔般的幻觉就会把他紧紧地攥住。他写过《与幽灵擦肩而过》、《半夜别开窗》、《魔塔》、《三条魔龙》……

他还是一位狂热的摄影师，当他在人鬼不分的幻想世界里陷得太深的时候，他就会背着沉重的背囊，一个人上路去浪迹天涯了。他去过许多地方，写过许多本美丽、弥漫着一种幻想、诡异而又无比浪漫气氛的摄影旅行笔记，像《背相机的旅人》、《邂逅白狐——我的新疆之旅》、《租辆废车上天堂——我的西藏之旅》……

他还写理论，翻译书，四处讲演图画书……

他现在任职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

E-mail: pengyi3566@hotmail.com



目录

引子 我去青海

来吧,一个山神的声音在呼唤我 004

夜抵玛沁 020

牧歌一般的地方并不全是牧歌 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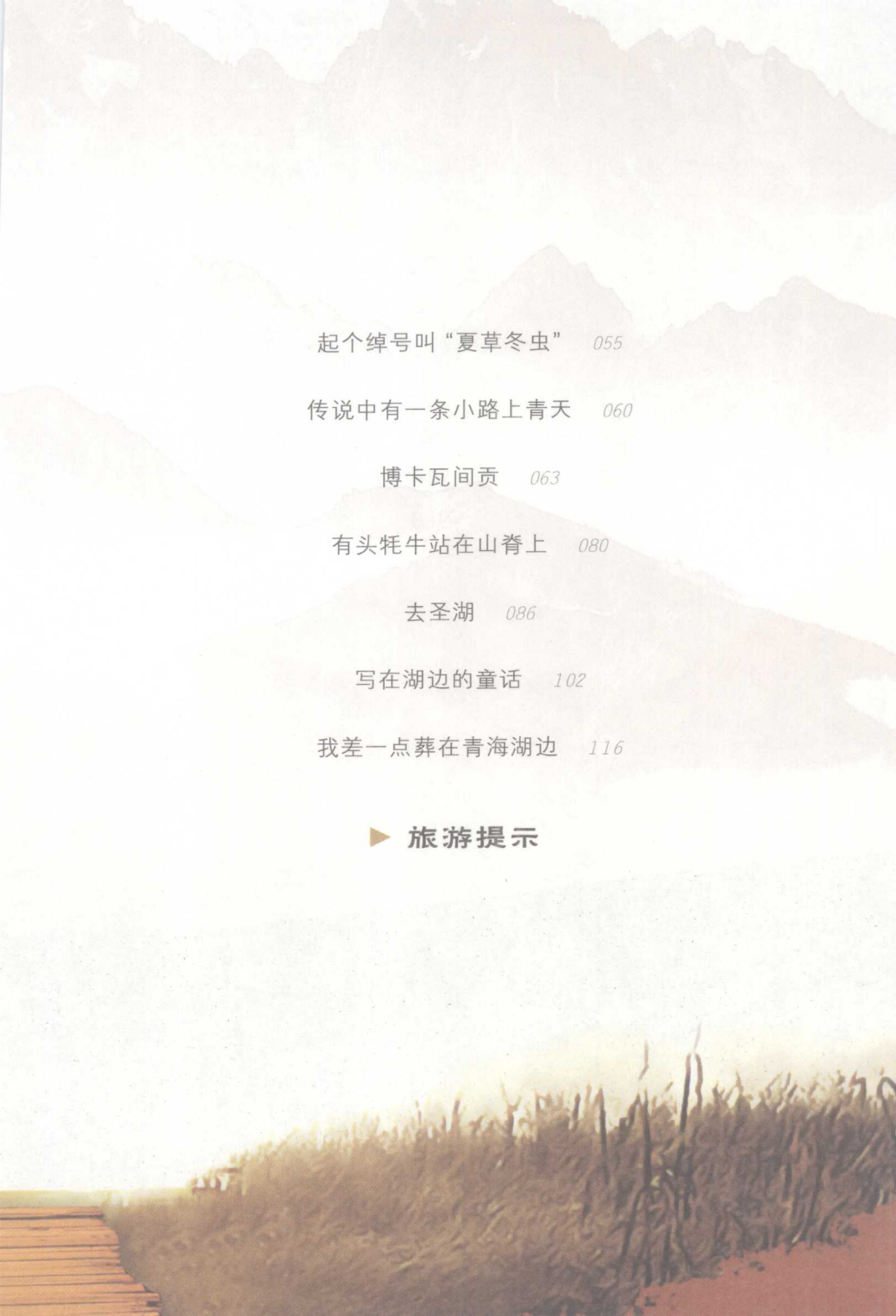
最后一个经幡飘拂的晴天 033

哲人睡觉去了 040

黄昏,悄悄舞起了色彩的魔杖 044

老天开眼 050





起个绰号叫“夏草冬虫” 055

传说中有一条小路上青天 060

博卡瓦间贡 063

有头牦牛站在山脊上 080

去圣湖 086

写在湖边的童话 102

我差一点葬在青海湖边 116

► 旅游提示

总是梦见一座雪山

雪山下站着一位老得不能再老的老阿妈

她发出了一声地老天荒般的呼唤

来吧，我的孩子，来看看你的阿尼玛卿大雪山吧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山神

我只是知道，这是我的命中注定

我必须上路了



引子
我去青海



引子



一个还剩下些许野性的男人，就应该一个人背着满是泥浆的行囊，去浪迹天涯，走在无人为你喝采的风沙弥漫的孤旅上。

那才有一种挽歌般的悲壮。

不用回头，一个还残留着一丝豪气的血性男儿，不回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前面有残阳如血，迎上去，放逐你的灵魂，让亘古的夕阳吞没你的身影吧！远行是一种忘却，忘却失意，忘却你身后那片污秽的世俗红尘吧，站到天空地阔的高原上，吼吧，唱吧，恣肆你身上的那股子原始的野性吧！远古的精气从四下涌来，只有这时，压抑在你躯干里的那个混沌洪荒之时的你才会喷薄而出，看哦，你看到了另一个你，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地之精！

走吧，远行去。

要走就走远一点，去那种属于豪放不羁的男人的地方。

我去青海。

我将沉重的行囊搁在西宁的街头上，开始拦车。

我寻找去玛沁的车。

天将拂晓。但这只是时间意义上的拂晓，因为漫天低垂的阴云还压在这个高原古城的上空，今天是不是会有拂晓了。细如茧丝一般的雨打在脸上，冷飕飕的，我一怔，像是从一场梦中突然醒来——我已经站在青海的土地上了吗？

我用手在脸上擗了一把，一脸的冷雨。

“是在青海了。”

细雨中，我听到我一个人在梦呓般地喃喃自语。

此时的上海，正是七月流火的盛夏，坐着不动，都是一身大汗。临上火车那天，天气预报说气温已高达 38℃，我觉得自己七窍生烟快被烈日烤成木乃伊了，而这里……我禁不住抱紧了双胛，而这里还是春寒料峭！不止是相差了一个季节，还有距离，我的出发地上海已经被我甩在数千公里之外的身后了。近两天两夜的火车，不知



不觉中就把我从长江的入海口送到了长江之源的青藏高原。是的,我应该是站在让人仰望的高山之巅了!不是吗,上海的平均海拔只有4米,而这里的平均海拔是3000米。上海最高的一座山才98米,与其相比,我脚下的高度简直是傲视群雄了!

这梦,已萦绕在我心头有许久了。

三年还是四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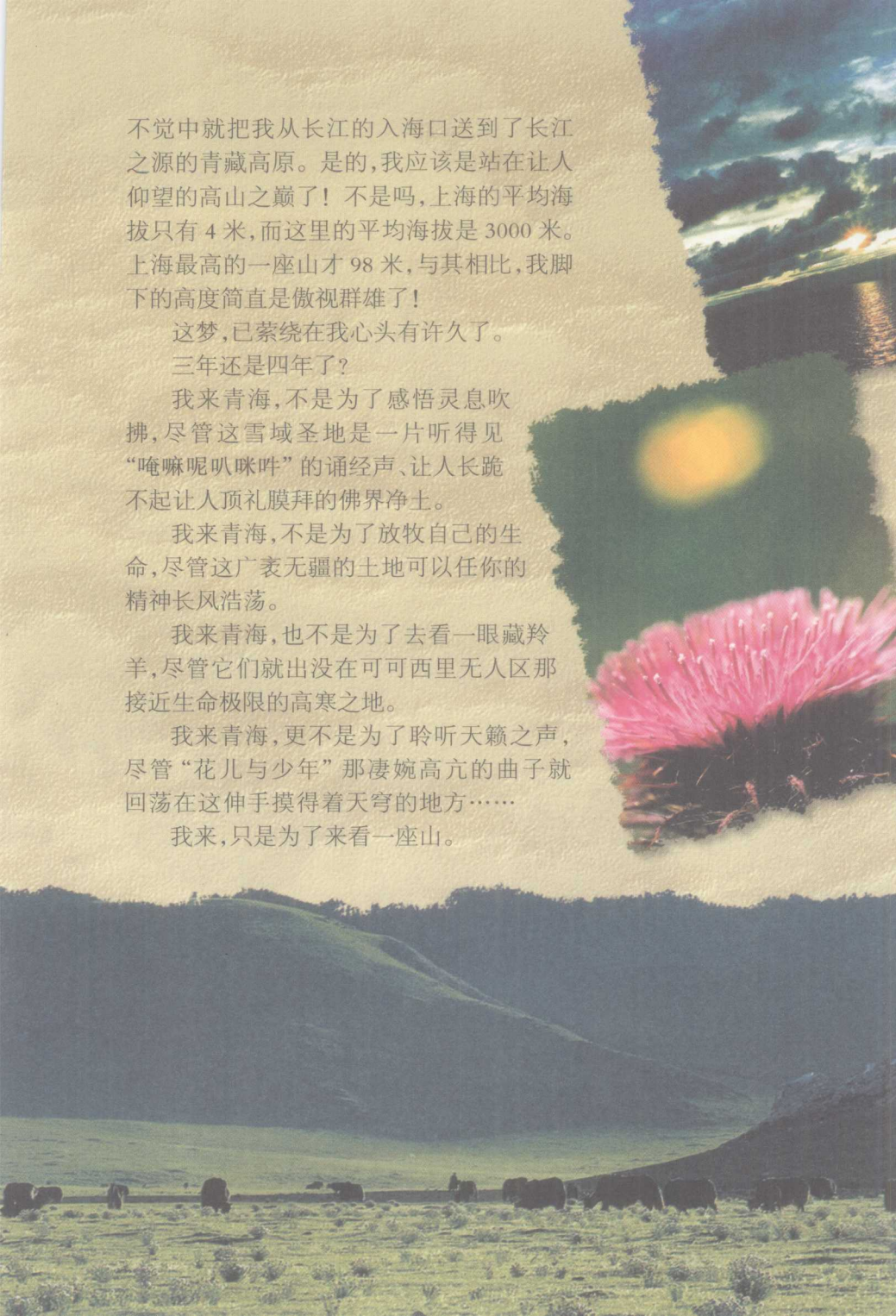
我来青海,不是为了感悟灵息吹拂,尽管这雪域圣地是一片听得见“唵嘛呢叭咪吽”的诵经声、让人长跪不起让人顶礼膜拜的佛界净土。

我来青海,不是为了放牧自己的生命,尽管这广袤无疆的土地可以任你的精神长风浩荡。

我来青海,也不是为了去看一眼藏羚羊,尽管它们就出没在可可西里无人区那接近生命极限的高寒之地。

我来青海,更不是为了聆听天籁之声,尽管“花儿与少年”那凄婉高亢的曲子就回荡在这伸手摸得着天穹的地方……

我来,只是为了来看一座山。







一座雪山。
一座心中的雪
山。

不能说是来看，
确切地说，是来拜谒
与朝圣。



有一天，恍惚记得是一个斜阳夕照
的星期六的黄昏，我从地铁站出来，突
然一股风把一张满是泥污的报纸刮了起
来，它在我面前飞舞，最后竟不偏不倚地
贴到了我的一个膝盖上。我甩了几下，
却怎么也甩不掉。我只好停住了，用手
去抓——就在我抓起它准备揉成一团扔
掉时，我无意中瞥见了它上面的一幅照
片。

照片很小，比一块豆腐干大不了一
圈。还不是彩色的，是黑白的。

但它就是吸引了我的目光。

我欲罢不能。

照片上是一座拔地而起的巍峨大雪
山，下面还有一行小小的、寥寥数语的解
说文字：阿尼玛卿雪山，黄河源头最高
的一座雪山。被当地藏民奉为“神山”，常
风餐露宿围山瞻拜一周……照片印得相
当差，模糊不清，远不如那些摄影杂志上
的照片来得精美绝伦，但我的心却悸颤
了一下。是什么拨动了我的心弦呢？看
的时候只是匆匆一瞥，看完，我就把它随
手扔了。只记得，又平地来风，风竟把它
托起展平，扶摇直上，把它送到了我一个
目力所不及的高度，湮没在一片如梦如
幻的光海之中……



然而几天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它不但没有从我的记忆中褪去隐没,反而却一天比一天地鲜明起来,呼之欲出。

这让我困惑了。

它一柱擎天地矗立在我的面前。

这真是怪了,在这天之前,我甚至从未听说过“阿尼玛卿”这几个字。因为如果论雪山,傲视群雄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要远比它如雷贯耳多了,还有拒绝被人类征服的梅里雪山……但惟有它却长驻我心,唤起了我血脉长河中某种邈远的记忆,难道它是我的先祖们图腾崇拜的一座神山?一定是我心灵深处,不,一定是尘封在我生命深处的什么东西被照亮或是点燃了,不然我不会这样热血沸腾。还不止有这种玄妙的感觉,它还日渐凸现出来——横空出世般地屹立在我面前一个近在咫尺的地方,我看清了它。它是那样的冰晶玉洁,终年不化的积雪炫目得几乎让我睁不开眼睛。太近了,以至于我看清了它太多的细节。有风涌起,山脊上顿时就扯起了一道长长的雪雾;突兀的裸岩上布满了裂变似的刻痕……

奇妙的还不止这些,我还开始连续一个月做一个相同的梦。



我梦见它脚下有一个狭长的湖。其实，它实在不能算是湖，因为它太小也太浅，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水洼。但我还是愿意称它为湖，甚至是圣湖，因为它出现在我的梦境里的时候，总是那样的纤尘不染。

醒来，我总是自问：阿尼玛卿雪山下真有这样一个小湖吗？

这梦清晰真实得可怕，仿佛我二百年前曾经坐在湖边小憩过一样。湖边，就是贴近我肃穆静立的一侧，还开着一束烂漫的黄花。这花我绝没见过，它是一种鲜黄……是一种会晃得你双泪长流的罂粟花般鲜亮的颜色，尤其是被正午的太阳一照，它简直是在熠熠燃烧了！我肯定是在梦中流泪了，我爬起来，在黑暗中捂住了被灼伤的双

